六亩大丘

陆亚利

东山町一坦成坪，队里大部分稻田在町里。六亩大丘在町中间，是队里最大的一丘田。老农透露，解放初查田定产时，量得松记得紧，六亩大丘实际将近七亩。祖上垦荒筑田，因地势而为，田塍曲曲折折，垅里的丘块奇形怪状，老弯丘、长丘、方丘、蛋丘之类的命名形象有趣。唯独六亩大丘，居于最平整的地段，田园化似的方正，有大半个足球场那么大，在町里最打眼。队里当年不足百人，近三百亩水田，人均接近三亩，是全大队贡献公粮最多的队之一。

田多人少劳力少，农活繁重。那时的学生“既要学工、学农、学军，也要批判资产阶级”。农家子弟，理所当然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方式无疑就是干农活。队上将我们小学生组成红小兵突击队，担负抢收抢插各等农活。犁翻草籽田生坯，我们一锄一锄挖碎，人人手上打起血泡。耙平、拖光旱稻田，划好行，我们鸡啄米似的腰驮背拱，一窝一窝插秧，绿了一丘又一丘。双抢更是艰苦，杀好早稻，一个一个禾根脑挖翻，连夜加班踩进生稻草秸秆还田，脚杆子被稻叶割出一道道血印。扯索开厢，匍匐在滚热的水里插晚稻，太阳烤得后背针刺般地痛。日出前迷迷瞪瞪出工，摸黑饥肠辘辘散晚工回家，跳进门前塘洗个澡，扒几口剩饭，倒头挨着席子就打呼噜。晚稻收镰上岸，将管(稻草束)用竹篙串起，耍杂技般一篙一篙挑上山坡晒干码垛，肩膀压起一层老茧。天寒地冻，修塘渠，填马路，挑塘泥，沤沟壑，农事没完没了，一天也不得清闲。小孩子毕竟体力耐力不足，一季农忙下来，累得腰酸背痛筋疲力尽，恨不得奢侈地患一场大病，逃避一季劳动。大人们心疼地拿我们红小兵开涮：“你们咯样接受劳动改造好辛苦哦，还是好好读书，做个臭老九好，天天缩在屋里，天晴不晒，落雨不濑(淋)！”

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”，杀禾莳田，挖田中耕，每消灭一丘田，都要喝口凉井水，稍稍歇息。小丘块作业，喘息的机会多，感觉工效都要高一些。遇上六亩大丘，做了大半天，依然剩下一大片，还要遥遥无期地苦熬。干完一窝又一窝，实在顶不住体力透支，和衣躺上田塍，斗笠盖住头，眯眼迷糊一下，人也要轻松许多。队里犁耙老把式，曾经总结耕牛的劳作之苦：“累在六亩大丘，埋在五亩大丘。”意思是六亩大丘太大，连续耕完很辛苦；五亩大丘是泮泥田，泥脚深，面积大，牛脚像踩进沼泽一样难扯出，会活活累死。推牛及人，短短两句话，精准概括了劳作于六亩大丘的苦楚。

莳田最能彰显六亩大丘的大。那时行政命令，莳田必须划行开厢，利于禾苗通气透阳。划行的田，如十字绣，秧苗插在十字架。开厢的田，一厢一窝或两窝，一行六株。除个别蓑衣斗笠丘，严禁莳“脱手田”。六亩大丘呈长方形，长边太长，只能打破常规，横着扯索开厢。划好行或开好厢，我们踏着泥泞，用高系篼箕挑担百十来斤重的秧苗，放到田埂。先将用稻草扎紧的秧束，一个个抛进田里。田太宽，两边抛完，中间留下一条空白区。划行开厢后，挑秧下田踩出过多泥脚眼，不利秧苗稳兜。无奈，只得将两边的秧束抛密些，边莳边腾挪秧苗到田中间。抛秧多了，总有失手的机会。一个秧束扔过去，落在人身边，溅得一身泥水。要是正好砸在人身上，留个中碗大的泥印。“中弹”的人边嗔骂边抹泥巴，伙计们开怀大笑：“恭喜恭喜，捉甲黄泥团鱼，吃餐好咯！”田面宽阔平整，划行技术再高，难免划得有点弯曲。春插、双抢上岸检查验收时，大队干部有时官僚主义，怀疑方正的六亩大丘是“脱手田”。队长费尽口舌再三解释，才没有扣分。

那时种田，农家肥当家，每丘田都沿田塍打几个草籽壑沤肥，包干到户管水管翻。犁草籽田之前，家家劳力出动，把自己包干的沤肥挑出，均匀撒到田的各个角落。苦了六亩大丘出沟壑的人家，吱吱嘎嘎挑一担又湿又重的沟淤，泥水田里深一脚浅一脚，跋涉五六十米，远比小丘田费时费力。送个人畜粪，小田从两边田塍捋过去，倒也轻松，送至六亩大丘，要踩着软泥挑到田中间，多耗费力气。

记得那时队里搞南优杂交稻制种，因为田太宽，不便扯索拉花授粉，特意把六亩大丘排除在外。禾苗分蘖以后，要排水晒田两次。小田晒得快开白坼，六亩大丘才刚刚干水，开坼要晚两三天。七十年代末期，队里开始半机械化喷药治虫。抬一部微型柴油抽水机，一队人排队挑水跟着，用大粪桶调兑药水，抽药水沿着田埂喷洒。过去，全队用几台小喷雾器洒一遍农药，要花个多礼拜时间，机械喷洒，一两天基本搞定。轮到六亩大丘，两边田塍距离太远，抽水机射程不够，掌龙头的要带上两三个人，拖着皮管子下田，向田中间扫射，平添几多麻烦。有人说，把六亩大丘塞成三丘田算哒。那时是异想天开，生产队田亩造册上报，没有列入田园化改造计划，不能擅自动土增减调整。现在看来，确实有点教条。

手工搞饭吃的年代，我们能感受大田的好处，大概只有灌溉的便利。车水或抽水进小田，七弯八拐过很多田坝口，水过三丘才到下水头田，时间拉得很长。灌六亩大丘一般大的田，阻拦少，水一路漫过去，很快渗遍各个角落。若遇干旱年景，开坼的小田、高岸田，抢水灌进去，长长的田塍缝要漏走好些珍贵的水，大田本来就经得干，田塍渗漏也相对少些。

生产责任制以后，六亩大丘被分割成几丘田，分到一家一户耕作。早些年有了收割机，田大方便操作，人们又开始怀念六亩大丘。城市化突飞猛进，队里的六亩大丘已被推土机覆土碾压。如今，外村普遍实行机械化收割，看来还是六亩大丘好。

花 卡 子

焦淑斌

济南的隆冬，大雾时常笼罩着多半个上午。树叶或金黄或艳红，隐约在雾中，似花朵似云霞，给萧瑟的冬日增添些俏丽。房屋、树木也在雾中安静着，雾浓时就像剪影贴在白色的幕布上。

窗外的法桐树，硕大的叶片被一阵风吹落，在半空里摇曳了几下，三五片落到地面，一片落在窗台上。从摇椅上起身，打开窗户，一阵凉风把我吹个激灵。暖气房里呆久了，慵懒一下子被吹醒了几分。探出半个身子把叶片拎进屋，放在茶几上，擦干雾水，仔细端详，叶片黄绿的颜色。左侧的边缘半圈已枯干，泛起了铁锈般的红色，叶柄旁边，一处虫子咬过的痕迹，参差的样子，不敢确定这算天作之美还是遗憾的瑕疵。阳台的工作台上，放着前几天没收起的美工刀，就拿起来在叶片上镂刻，究竟雕刻成什么样子没有具体的意向，只是跟着叶片原有的脉络去镂空。我把雕刻过的梧桐叶举过头顶，一小片的光透下来，是些不规则的时光碎片。

就这样看着看着，忽而想起金鱼花卡子。

花卡子是胶东地区七夕节作巧饼的模具，一块木板雕刻上金鱼、瑞兽、荷叶等寓意祥瑞的图案。我独钟爱着一枚金鱼图案的花卡子，农村的集市上逢节日总可以买到。我曾在老家的集市上买了一套花卡子作为陈设，摆放在家里的博古架上。一块上好的红木，我请人雕成一枚金鱼图案的花卡子，这个举动着实让身边的朋友大呼惋惜，而我坚信给这块红木找到了最好的归宿。

从前七夕节，老家都会做巧饼，用红苋菜和菠菜汁把面染成红的绿的面团，放进花卡子使劲压一压，压出一个漂亮的鱼形麒麟，荷叶的巧饼就做好了，蒸熟，用线穿起来，挂在窗边。我总不舍得吃，日子久了就风干了，风大时吹得哗楞楞地响。我时常把花花绿绿的巧饼从窗边取下来挂在脖子上，在镜子前面照来照去，哥哥就会撇撇嘴说：“丫头片子又臭美！”

前些日子母亲说：“你权家大娘走了……”母亲说这话的时候，眼泪在眼圈里打转，我也心头一沉。我知道母亲的眼泪不仅是因为大娘的去世，还有清贫岁月里对我的愧疚。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也是出生在家里最拮据的时候，每每说到这些母亲总是别过头去抽泣……

权家大娘不是我本家的亲戚，是儿时的邻居。我离开老家二十年了，每年总要回去几次，也常去看看权家大娘。大娘年事已高，耳朵也背，每次去，她总会问：“你是谁家的闺女啊？我不认识你。”我就趴在她耳边大声告诉她：“我是灵儿……”一听见我的名字，大娘就正一正身子，伸出枯槁的双手一把拉住我：“老三家的灵儿？哎，我们灵儿也长成大姑娘了，不易啊不易，有婆家了吗……”近些年，几乎每次大娘都重复着这几句话。

在早些年大娘会说起的更多：“那年你在家里扶着窗棂哭得厉害，你妈把门锁了去生产队收玉米，我又爬不了墙头，就拿竹竿挑着三个巧饼递给你，你就不哭了，就笑，就使劲的啃巧饼，嘎嘣咯掉了一颗牙，你不哭，还是一个劲的啃巧饼。大娘也是没办法，只有这一挂风干的巧饼，但凡有软和的东西，大娘不会让你啃巧饼。让大娘看看牙齿长得好吗……”自从那次啃巧饼掉牙以后，大娘常塞给我一小块馒头，说：“快吃，大口吃，别让别的孩子看见了，我给你蒸过的，软和着呢不会咯到牙！”那些清贫的岁月里，饥饿醒来的午后，一个人恐惧地哭泣，墙头上竹竿挑过来的三个风干的金鱼巧饼……这个场景总是浮现在我眼前，午后或者梦里。

这些年里我去过很多地方，见过各种各样的木雕，而独眷恋着一枚花卡子，美食也吃过无数，依然时常想起巧饼的干香，在唇齿间久久的弥漫。如今人们把七夕节过得很洋气了，巧饼很少有人会做了，那些风干的巧饼没有谁家的孩子愿意吃。近些年我也没有自己动手做巧饼了，只是在窗口挂上一串鱼型的风铃。

峨眉猴趣

冯经益

峨眉山有两道奇观，一曰金顶佛光，一曰峨眉猴趣。金顶佛光是游客梦寐以求的希冀，而与峨眉山的灵猴交流嬉戏，则是登山游客旅途中一道活脱脱的靓丽风景。

少时读武侠小说，后来看《倚天屠龙记》，峨眉派掌门人，刚烈貌美的灭绝师太，手执倚天剑，削铁如泥的峨眉功夫，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因课题调研，1990年暑期，我和陈君亲临天府之国的宜宾、乐山等地考察，最后落脚“高出五岳，秀甲天下”的峨眉山下。我们决定登山一游，久仰的峨眉山，便可一睹芳容了。

因为要看日出，我们凌晨三点多钟便从报国寺旅舍出发，乘旅游中巴车上山。前后约10余辆车的灯光，在进山的公路蜿蜒盘旋，煞是好看。到雷桐坪时，天还没亮呢！这时，有的游客已穿上租来的军大衣静候日出。大衣都租光了，我们只得顶着寒风，引颈东望。

峨眉日出和黄山日出、华山日出、南岳日出一样壮美。大约6时左右，漆黑的夜空被一缕祥光刺破天幕，露出一线乳白，形态各异的云层逐渐舒展靓丽，五彩缤纷。当太阳下边缘与地平线相切的时刻，如高炉鼎沸的钢水，东方都烧红了。只一眨眼，太阳似金球跃动腾空而起，天空便霞光万丈，新一天开始了。

夏天，金顶佛光大约是9至10时显现，日出后我们便拾级而上，向金顶进发。还不到9点，我们抵达海拔3077米的金顶，便到金殿礼佛。看着舍身崖下的万丈深渊，有点头昏目眩。我赞叹那些舍身跳崖者的非凡勇气，又为他们感到悲哀！当天雾气不大，“佛光”是无缘亲见了。从金顶到万佛顶还有两公里的路程，耗时费力，而我们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回住地，还要在途中与灵猴“亲密接触”，只得割爱，从金顶坐缆车到接引殿，然后徒步下山。

峨眉山的灵猴名气很大，是峨眉山的精灵，也是峨眉旅游的宝贵资源，有些游客就是冲着灵猴来的。这些藏酋猴，又叫短尾猴，大概遗传了老祖宗与人相亲、与人同乐的基因，很是逗游客喜爱。李白的《秋浦歌》诗云：“秋浦多白猿，超腾若飞雪。牵引条上儿，饮弄水中月。”猴儿的灵性超脱，跃然纸上。金顶以下至雷洞坪、洗象池、仙峰寺(九老洞)、洪椿坪、清音阁，都是灵猴出没的猴区。这些猴居士，整天无忧无虑，扶老携幼，三五成群，沐眉山之灵气，吸日月之精华，或攀援古树绝壁，或嬉戏山涧溪前，一会像荡秋千的高手，一会像倒挂金钩杂耍的能人，凌空翻飞，纵横腾挪，在游客面前尽情展示各自的看家本领。

还未到洗象池，路边小贩便亮嗓叫卖：“要过猴区了，要过猴区了，买包花生呵！”我们便毫不犹豫地买了两包，兴冲冲信步走去。刚一拐弯，便远远望见路中蹲着一只面呈银黑全身浅褐的毛头小猴，一双小眼珠滴溜溜地望着我们，与传说中的膀大腰圆“拦路抢劫”之徒迥然不同，憨态可掬，让人顿生怜爱。我们便一颗颗抛洒完一包花生。

小猴吃花生的本事真大，花生一到嘴里壳子便吐了出来，显得津津有味。也不再向我们索取，静静地看着我们。看来涉世不深，尚未沾染不良“猴气”。原来“猴之初”也是“性本善”呵！但我们也不敢贸然把它扛上肩头拍照。它还是蹲在原地不动，我们便一一与它合影留念，然后挥别继续前行。

走不多远，忽听前方女声尖叫，我们知道事情不妙，便疾步前往，才看到一位穿得花里胡哨的女郎，被一只体格健硕的大猴吓得花容失色。我们便把那包剩下的花生抛向大猴。大猴看到人多胆怯，又得了食物，便不再与女郎纠缠，纵身向密林深处“飞”去。

其实，峨眉猴极易与游客亲近互动，更不怕人。甚至在亭台庙宇大摇大摆翻飞折腾，佛道居士均司空见惯，习以为常。除了游客喂食，还有猴管员喂食照料。这也使群猴失去自采叶、花、果、枝“自食其力”的本性，而变成不事劳作养尊处优的懒猴，并被世人诟病。

猴群大多与人为善，真正剽悍凶狠之徒极少。也听说过一只“流氓猴”因争抢相机把游客推下山崖摔死之后，被当众“正法”之事。这种“杀猴给猴看”的做法，无疑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，是维护峨眉猴界良好群居秩序保障游客安全的断然措施。

翻阅二十余年前在峨眉旅游并与小猴邂逅合影的相册，不禁浮想联翩，也使我怀念那段与小猴奇遇的美好瞬间。小猴也该和我一样步入老年，变成老猴了吧……

赊账的挂钱

邓小鹏

“拜年拜年，屁股朝天，不要糍粑，只要挂钱。”小时候，进入腊月，我们就开始唱这首歌谣。挂钱，在北方地区是指贴在门楣、房檐上的一种汉传统剪纸艺术。因图案多为古钱状，故古人才将其称为“挂钱”。新春佳节，在门楣上贴上一排色彩缤纷的“挂钱”，作为新年点缀。一是表示一种祝福，表示吉祥如意的意思；二是象征着富有，即有钱的意思。挂钱在乡村最是盛行，除门檐、房檐下，也有把它贴在财神洞、仓库、鸡舍、猪舍和井台上的。我的家乡在南方，过年时只有贴红纸条的习俗。其贴法和寓意与北方的挂钱相同，只是简朴缺乏艺术性而已。而我们童谣里唱的“挂钱”就是真钱了，也就是如今的红包。我们唱“挂钱”，也许是图吉利，讨大人们开心，能多给些钱吧。

小时候，每年正月初一，吃过早饭，我就领着两个妹妹去隔壁伯父家拜年。伯父把炭火烧得旺旺的，在门外放一挂鞭炮，伯母满脸笑容，一边倒茶，一边搬出糖果、花生、瓜子招待我们。临走时，伯母将好吃的东西塞满我们口袋，再给每人发一个用厚厚的红纸裹成的包。回到家，急忙拆开红包一看：“两角钱！”我们惊喜起来。可是后来拜年，伯父坐在火塘旁低头不语，伯母把糖果、糍粑打包给我们后，满脸羞涩地说：“今年的挂钱先赊着……”一赊，伯母好像忘记了似的，从没兑现过。

我们长大后，逢年过节，每人拿出两元钱给伯父、伯母用，后来是十元，二十元。伯母眼含泪花，激动地说：“我欠你们那么多挂钱没兑现，想不到现在用上你们的钱了！”再后来，等到我们拿得出上百元钱孝敬伯父、伯母的时候，他们却离开了人世。如今我们回家过年，只能在他们的坟头上烧一些纸钱了，从没“赊账”过。

扫一扫，获取“掌上衡阳”客户端，从“人文”阅读两报副刊各栏目精选作品。